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臼死難程嬰立孤各自
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邈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
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祟。厥安
能以崇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
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
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賣友之譏。而必死報。梓曰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梓曰。有知何以酬程嬰哉。梓曰。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而死。則杵臼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以荅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敗而誅。徐夫人之七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哉。

黃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卽不有天下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慳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愔然隱之寃竟一死惟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真心哉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裨竈

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瓊
 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
 竈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
 料爽也亦非僞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
 說也僞蓋陰有祈禳之法超于瓊竈玉瓚外者
 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以詘禪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猪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甚可笑也卽夏姬色果殊絕然歷年多矣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黃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耳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聞子將先生評○幼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國之亂二子相期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趨舍各異疑者不得其解曲爲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
 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
 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
 歿○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
 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
 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
 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為○之○藏○拙○
 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于○士○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
 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
 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臨○終○不○薦○鮑○叔○為○蔽○賢○
 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真○相○知○
 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
 才○異○調○卽○兩○相○仇○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書云雖讐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可否
否一黨合乃稱知己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
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
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
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
此曷爲而遽隱。彼曷爲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
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犢。司空子季。無介推姓名。
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爲介推則推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主不宜爾爾況彼以譎而致霸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前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祛于蒲而曰夫祛猶在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慙懃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人求見公辭以沐則文公之爲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入曹時顛頡魏犢怨已勞之不錄而藝僖負羈氏以釋憾文公愛魏犢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頡以殉于師則文公之爲人又可知已不第顛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
 羈縲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爲
 人抑又可知已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
 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譏者曰疎若介
 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
 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
 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
 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亡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爲
 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馨其祀乎予
 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
 公會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昧
 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已而受室于
 齊桓公却從古英雄貪酒色者不少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
 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
 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邈其去狄而如齊

不過懼惠公之見偏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
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子九人繼申生
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
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悔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
之所啓持論甚正二三子原不當引爲已功而重耳自不
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
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
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
法斬顛頡獨憐犖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
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絕人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社而勾踐實泰
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
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
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
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
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
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為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為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自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強詞而為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嚭越安所得聞而中之嚭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犁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嚭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去宰嚭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
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
信也。一失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
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于干齊鮑牧。以延奢一
綫之傳員。則陋矣。獨鏤賜劍。賜夷浮江爲天下
萬世笑。卽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
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
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

臣之必爲蠱蠱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
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
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
于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
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黃聖孩先生評○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
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
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爲棲會。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詔入之矣員且
柰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
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
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
寬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
不驕宰嚭不佞蠡何能爲乎乃勾踐亦一夫差
也待其憊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率至師困身辱而後惟蠡言是聽使嘗
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懷豈
滅夫差哉凡蠡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
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說不
得入也

卓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
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
立爲君與宰嚭同病故忍而共爲臣至寄子鮑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說似刻然董狐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為非則仲尼亦豈已甚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立終纍終纍即亡國罪不在子胥矣隋高祖臨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晚矣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國無員不足以霸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禍吳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真見得員之忠而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得誣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之耳。此正駱識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然駱未必不為極是。語作說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說鄙夫不可與事君。此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倖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率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悲夫。無何。委管籥為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為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成。而不令返國。越且柰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為此謀。

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快論先有養馬之辱。而蠡遽以嘗糞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詔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一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成功在此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衆，旬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真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券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蠡其遊方之外者乎。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爲橫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丹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給趙之後以爲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異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強。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寶。晉宣子固固欲之。子產固固不與。鄭以蕞爾土。介强大間。索丘賦。無虛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寢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類能不爲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卽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爲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沙氏一詩 卷一 四二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
真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
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却從來夾谷一會得來是善
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
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
申韓夫殷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
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是也子產治鄭鑄
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爲
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霸秦而率
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爲戒且歸咎
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寬哉焚書坑儒皆鞅身

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為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真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寔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
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颺然遠引鴻冥
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爲讒賊所迷亂而自隕
汨羅爲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嫻者。辭令所抱者
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強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
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負約。漢中
之割地。陳軫昭睢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
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名。言。大抵事昏庸

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卽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
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
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
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
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
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
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殺張儀。懷王亦
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沙氏一說 卷一 五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書。如陳軫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微子何以去之。卽智果別族爲輔氏。亦無非果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者也。鴻冥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矣。

聞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又不成爲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卽讒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爲忠。

臣用術之證若豎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
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
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既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
歟或曰晉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成
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爲輔氏
况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
不若趙武伍員不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讓也。視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為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為悅已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潘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為眾人之遇。

安嬰不歿善公何說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衡施以酌報而未足為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
幼宰所說人心關開一宇宙

卓去病先生評○士爲知己者死非所論于君
臣爲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
立論方正孰謂幼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
知讓爲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
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
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
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劫之而秦果反諸侯
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
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
而附會以爲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劫之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爲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堤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負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搥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卽環柱走未嘗與荆卿相親

無所容其劫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率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舉無成可諉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何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傳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爲壇上之劫其速魯難也不異于軻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爲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楚白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爲不知時變。荆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切宰爲其洗發。絕子長矣。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麁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爲知己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秦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沙氏一語 卷一
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麇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爲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慎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隱也。

黃聖孩先生評。○政自視其術輕。而遽致仲子之千金。感恩無已。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躇。旣欲反地。又欲生劫。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剗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

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為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

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

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

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真以為綈袍戀戀尚有故

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

沈氏一詩
卷一
三
溺我者乎昔忍而今不忍賈豈兩截人歟賈云
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真情也睢之傾
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睢為無能
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
之矣賈之誣睢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
心可原非有私憾于睢睢乍富貴而氣盈賈此
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睢
之憐而寬之而睢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必無刑足之患范睢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
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雎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跪請教穰侯遂廢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卽有罪，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睢。睢之巧合，自足以勤昭王耳。雖然，舍腹心之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斫夫差矣。此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宰，詔何幸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睢此衷，皆非粹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爲齊作說客，而當日爲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睢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則曩時陰事告齊，近真矣。不然，睢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睢之暱，已而不爲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爲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其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涉隱海上其餘事耳。連與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緝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潛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伸大義以告

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爲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兔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容。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積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聞子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未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頭已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
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